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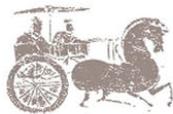


«شەرق شامىلى قۇرۇلۇشى» كىتاب نەشر قىلىش تۈرى (1662)
“东风工程”图书出版项目之1662

雁翁王铁一著
长篇历史小说

大地西域

之 《苍茫丝路》



秦末汉初，中原北方的匈奴人崛起，威胁侵害中原王朝。直至汉武帝即位，张骞奉命出使西域，欲联系月氏人以夹击匈奴而解除汉朝边患。张骞历尽艰险，九死一生，广闻博见，最终开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丝绸通商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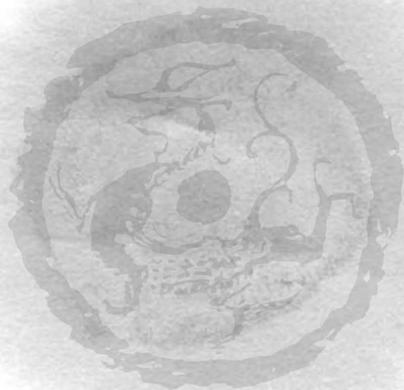
长篇历史小说

大地西域

之

苍茫丝路

雁翁王铁一著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茫丝路 / 雁翁王铁著. —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5.8
(大地西域)
ISBN 978-7-5515-7054-1

I. ①苍… II. ①雁…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4076 号

出版人 徐 江
策 划 徐 江
责任编辑 徐 江 康日峥
责任校对 姜凤丽 王 蕊
书籍设计 李 鲲 吾荣娜

大地西域之苍茫丝路 雁翁王铁 著

出 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 29 号
邮 政 编 码 830012
电 话 0991-7833940(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qingshao.net>
发 行 新疆新华书店
法律 顾 问 钟 麟 13201203567
印 刷 新疆大众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制 作 非凡印艺图文工作室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 640 册
书 号 ISBN 978-7-5515-7054-1
定 价 31.70 元

前 言

新疆新闻出版东风工程(以下简称“东风工程”)是由国家和自治区统一规划、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具体组织实施的一项重要的德政工程和民生工程。继续实施“东风工程”,是中央新时期新疆工作总体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提出的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全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举措。主要任务是加强出版能力建设,以各类出版物为载体,向新疆各族群众宣传先进思想、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现代文化,建设巩固基层思想文化阵地、满足各族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科学文化素养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

免费赠阅出版物是“东风工程”的重要项目之一。项目充分尊重新疆各族人民的意愿,紧扣新疆农牧区及城市社区实际,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六种语言文字,组织出版政经、科技、生活、文化、少儿及其他等六大类别出版物并向基层赠送。在内容上,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各族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为主线,以弘扬“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为目标,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宗旨,以各族群众看得懂、学得会、

用得上为原则,力求通俗易懂,图文声画并茂,突出科学性、实用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努力用新技术、新理念、新知识启迪和拓展各族群众的新思想、新境界、新视野,让新疆各族群众真正共享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新成果。

我们期望通过“东风工程”出版物免费赠阅项目的实施,不断扩大各类赠阅出版物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更好地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为推动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新疆新闻出版东风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目录

大

地



第一章	鸣镝之怨	一
第二章	冒顿大单于	一七
第三章	惊魂白登山	三六
第四章	侍郎张骞	五七
第五章	遥远的西域	七三
第六章	城门揭榜	九一
第七章	走出陇西	一〇七
第八章	峡谷危难	一二四
第九章	单于大帐	一四五
第十章	一鹿双箭	一六三
第十一章	萨尔吉娜	一八〇
第十二章	马邑之祸	一九八

城

大



第十三章

旄节迎风

二二二

第十四章

草原商队

二三九

第十五章

风雨出逃路

二五八

第十六章

生死大宛国

二七六

第十七章

月氏女王城堡

二九七

第十八章

大汉天子

三二三

第十九章

重归黑水草原

三三一

第二十章

单于之死

三五二

第二十一章

故土长安路漫漫

三六八

第二十二章

苍天作证

三八九

第二十三章

哭泣的焉支山

四一二

第二十四章

心向西域

四二九

第二十五章

丝路苍茫

四五二



域

鸣镝之怨

中华各族儿女伟大的母亲黄河，沿着贺兰山北上，至阴山山脉的狼山挡住其去路而东折数百里后又南下，形成了广大的河套地区。这里水草丰盛气候适宜，阴山与河套正是匈奴族的发祥地。

匈奴头曼单于的大帐，就坐落在狼山下黄河的冲积平原上。匈奴人认为“单于”是“伟大的天之子”，所以单于大帐所在地便称为龙城。其实所谓龙城是无城郭的。每逢五月，匈奴族人都要大会龙城。龙城大会，是一种带有喜庆性质的族人进行各种交易的大型聚会，同时也是一种凝聚族心的文化活动。大会上除了牛羊马骡驼等牲畜交易外，还有各种兽皮、毡毯以及木陶金银器皿等交易，有时甚至中原内地的丝绸麻布也在此买卖。这种大聚会，自然也少不了奴隶的交易以及青年人的亲密接触。龙城大会实际上已经成为匈奴人每年一度的盛大节日了。

阴山下头曼单于的大帐，在星罗棋布的大小帐篷中，显得格外壮观。这一日已是龙城大会的末尾了。头曼单于和他的爱妾小阏氏^①，在帐中品尝用人专为他们熬制的奶茶。五月末的天

^①阏氏：匈奴单于、王爷的妻妾之称。

气,阴山脚下的草原并不算热,但在头曼温暖的大帐中,他与爱妾喝着喷香滚热的奶茶,二人身上已经有些发热了。

头曼是一个强悍的汉子,虽然年近五十了,两鬓已显斑白,然而脸面泛红,目光炯炯,据说一顿饭仍能吞下一头小牛犊呢。这时,他望着爱妾端碗品尝奶茶的样子,心中悠然升起爱意。头曼十分喜欢小阏氏,正是因为小阏氏懂得女人如何取悦男人的伎俩。她有时缠住头曼能使他神魂颠倒,而头曼强壮的体魄反而让她柔情蜜意更加销魂。此时小阏氏已经意识到头曼对自己的注意,她故意放慢品茶的动作,然后优雅地放下泛着明亮绿釉的茶碗,向头曼投去脉脉一瞥。头曼半伸出手对着小阏氏往自己怀里晃了晃,小阏氏抿嘴一笑,走过来搂住头曼的脖子坐在了他的腿上。

这座大帐是头曼的卧室。大帐圆周的毡墙上吊挂着许多貂皮、狐皮及其他兽皮等。贴着毡墙正中绷着一张硕大的雪豹皮,透着单于的威势。低矮宽广的胡床占据了大帐地面的大半部,上面铺了厚厚的花毡,花毡中央是由若干张红狐皮拼接缝制在一起的宽大的褥子,颜色犹如火在燃烧。这是头曼和他的小阏氏憩息缱绻的温窝。大帐门的一边挂着单于的长刀。靠毡墙边有一条长柜,上面放着一把足有二尺长的短刀,银制刀鞘的端口嵌有红绿宝石,包了金箔的刀柄顶端还镶着一颗硕大的红宝石。短刀整体铮亮闪光,异常珍贵,它是单于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大帐另一边地上,有一把铺着白羔皮的木制大椅,旁边是一张小桌子。这会儿头曼正是坐在这张大椅上。

“我的阏氏,在大会上我给你购买的中原人的绸缎,还满意吗?”头曼捏了下小阏氏的鼻子说。

“单于给我的礼物能不喜欢吗?”小阏氏低声娇气。

“中原人的绸缎价格不菲呀,花费了我几十张貂皮。也只有

我能买得起这种东西！”头曼特意加重语气。

小阏氏站起身走到毡墙边的漆柜旁，拿起头曼为她买的那匹绸缎，抖开一段比在身上说：“大王，看我穿着好看吗？”

“好看！好看！”头曼说着走过来搂住了小阏氏，他身上的欲火已经烧得十分厉害了。

正在这时，大帐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并有人高声说话。头曼放开小阏氏，快步走到门跟前，撩起门帘看到冒顿太子正从马上跳下来，后面跟着若干随从，向大帐走过来。

“父王，我刚从山里打猎回来。这只野猪和盘羊给您和小阏氏母享用。”冒顿说完，挥一下手，随从扛着猎物过来。

头曼出了大帐，还没来得及说话，小阏氏半撩着大帐帘子抢先说道：“太子辛苦了！猎物送去厨帐烹饪吧。”

冒顿见小阏氏，赶紧打招呼：“小阏氏母吉祥！”

头曼望着自己的儿子，说：“现在正是猎物多的时候，常出去打打猎很好。做你的事去吧。”

冒顿告辞，与随从们一起上马走了。冒顿是一个十分出众的青年，他健壮高挑，浓眉大眼，但毛发色浅，眼珠灰黄。他既继承了父亲的霸气，同时又聪敏过人甚而工于心计。

头曼此时看着比自己个子还高的儿子远去的背影，心中除了对儿子的赞赏还有几分妒忌。他回身进了大帐，陡然发现小阏氏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

“你怎么这样看我？”头曼问。

“太子已经长成人了。他什么时候完婚呢？”小阏氏漫不经心地问。

“快了。”头曼随意答了声，他的心思此刻都在她身上。

“唉，大帐怎么这样热呀？”小阏氏说着脱去外袍，露出薄如蝉翼的绫罗内衫。她前后突起的妖冶身段，还有那温润的肤色，

立刻被头曼的眼球摄入。

老单于一个箭步跳过来，抱住小阏氏将其压倒在厚厚的火红的狐皮褥上，动手揉摸。而小阏氏却以手挡住头曼热烈的吻，叹息了一声。

“你是怎么了？叹息什么？”头曼不解地问。

小阏氏瞅定了头曼，轻声说：“你爱我吗？你是最疼我吗？你认为你是唯一占有我的人吗？”

头曼从小阏氏身上坐起，语气坚定，声音低沉地说：“我是你唯一的男人！有谁胆敢近你？”

“太子冒顿……”小阏氏低声道。

“他敢！我立马杀了他！”头曼毫不犹豫道。

小阏氏迟疑了一下，说：“我愿意你是我唯一的男人。可是大王，你别忘了咱们匈奴人的族规，‘父死可妻其后母’。”

头曼也瞅定了小阏氏：“我死的时候，你就为我殉葬好了。”

“不！我要活！我不要殉葬！我要保护我们的儿子将来不受任何人欺负。”小阏氏语气柔和而坚定。

“那怎么办？”头曼有些无奈。

“我有一个主意。”小阏氏略一停顿，坐起身说，“把我们的儿子立为太子！这样谁也没有权力娶我了。”

“这不可以，族人不会同意。”头曼说。

“大王，你是单于，你会有办法的……”她说，一把搂住头曼的脖子，使出了全部柔情。

“啊，你呀！”头曼不自觉地被小阏氏压倒在身下，她骑在他的身上……

一个消息很快在单于大帐所在地传开了——冒顿太子将去月氏国做人质了。冒顿的未婚妻是匈奴须卜氏副骨都侯的小

女儿须卜斯兰,她从母亲那儿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飞马来到单于处理国事的中心大帐,通过大帐卫士找到父亲。

须卜氏副骨都侯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大臣。他看到女儿一脸慌张的表情,问道:“我的小乖乖,你有什么急事找我?”

须卜斯兰脸有些涨红:“父亲,太子是要去月氏国当人质吗?”

副骨都侯摸了下胡子,皱皱眉头:“这是单于做出的决定。不过单于已经同意我的请求,答应太子与你完婚后再去月氏国。”

须卜斯兰心里踏实了,低下头不好意思地瞟了父亲一眼。

副骨都侯抚摸了下女儿的头,说:“回去准备嫁妆吧,我的女儿。”他深情地看着女儿上马远去。

须卜斯兰是个美丽的姑娘,她这年十六七岁,而冒顿是个十九岁的青年。作为单于的栾鞮氏家族与相当于宰相的骨都侯胡延氏家族,以及相当于副宰相的副骨都侯须卜氏家族,此外还有兰氏家族,几大尊贵家族互相联姻已是匈奴人的祖规了。冒顿与须卜斯兰的婚配,自小已成定局。这一对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并不像中原人礼数繁多,由于匈奴人自由奔放的个性,他们不羞于幽会见面。不过出身贵族的须卜斯兰与冒顿幽会时,坚守不越雷池,反而使冒顿更加迷恋钟情于她。就在冒顿质于月氏前,两个家族为二人成婚。

冒顿只带了一位平时为单于厨帐背柴的老人和一个侍从,还有匈奴单于赠送月氏王的两峰骆驼及其他贵重物品。冒顿的生母单于大阏氏以及副骨都侯一家人,与冒顿告别送他上路。须卜斯兰不住地抹着泪,一直骑马跟着冒顿走了好几里路。

冒顿停下马,对新婚妻子说:“回去吧,斯兰。我会回来的。”

须卜斯兰抹一把泪:“你要快些回来……”

“你放心，将来我还要让你当阏氏呢！”冒顿挥一下手，催马转身而去。

须卜斯兰此时怎么会想到，这一别竟是五年后才得见面。当然她更不知道此中陷阱。

漫长的祁连山是月氏人的栖息游牧地。祁连山丰富的雨雪，滋润了葱茏的森林和广阔的草原，山里的动植物又养育了祖祖辈辈的月氏人。匈奴是他们的东邻，乌孙人居其北。当是之时，月氏强于匈奴。因为他们不直接与中原接壤，不像匈奴自夏商周以来，就与中原有说不清理还乱的关系。月氏虽然发展缓慢，总比老处在战乱中要好得多。匈奴派太子来充当人质，这是一种求其下而服软的举措，月氏自然理当接受了。

冒顿被带进月氏王的大帐时，他看见上方坐着的月氏王，比自己父亲小不了多少。两边毡毯上围坐着大臣和王爷们，有的年老、有的年轻。

带冒顿进大帐的人，向月氏王介绍道：“大王，匈奴太子带到。”

冒顿躬身，刚要说话，月氏王眼望大帐顶，傲慢地说：“站在下面的这个野蛮人，是干什么的？”

那位臣子回答：“他就是匈奴单于派来做人质的匈奴太子。”

月氏王对那臣子说：“你教给他如何跟我说话。”

这人低声对冒顿耳语一番。月氏王忽然瞥到下面站的这个年轻人投向他的目光，犹如两把利剑，他不由得微动了下，撇着嘴把脸偏向一边。冒顿没有动，大帐中鸦雀无声，气氛似乎有些紧张。那臣子赶紧又对冒顿耳语一番，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冒顿身上，好像要发生什么似的。

冒顿迟疑一会儿,突然单膝跪地:“尊敬的月氏大王,在下面是匈奴太子冒顿,特来贵国为人质,并带来我父王对大王的诚心问候。祝大王万寿无疆!”

大帐中的月氏臣子王爷们舒了口气,有人鼓了鼓掌。

月氏王终于发话:“既然是单于的太子,就去给我养马吧。”

冒顿退出大帐,身后传来狂笑声。他的嘴角动了动,跟着那臣子走去,开始他养马的日子。

冒顿由太子变成养马人,这种人生的跌落,还有刚刚开始的新婚蜜月被戛然而止,由此产生的情感失落,不能不在他内心造成强烈的震荡和深深的怨恨。但是这个年轻人非同一般,他把此深埋心底,每日做他该做的事。说是为月氏王养马,其实月氏王的那匹千里驹宝马,有专人看养。由冒顿负责的只是月氏王的另一些马匹。他的痛苦,早已为久经世故的背柴老人,看在眼里。

有一次,老人与冒顿单独在马厩相处时说道:“太子,我只是厨帐下的一个背柴老奴,一辈子为单于家做事。我知道太子心里有苦,就对老奴说说吧。”

冒顿向他投去温暖的一瞥,只是鼻腔里轻轻吭了声,嘴角显出冰冷的一丝微笑。

老人赶忙表示歉意:“太子,我多嘴了,我多嘴了。”说着,欲往外走。

冒顿抚摸了一下老人的肩背:“不,老人家,我没事,干你的事去吧。”

“太子,我想对你说,咱们匈奴人的神,永远都站在最坚强的人后面。”老人模糊的两眼充满泪花。

“谢谢,我知道了。去干你的活儿吧。”冒顿转身去给马刷毛。背柴人退去。

冒顿日复一日做着重复的工作，背柴老人和带来的侍从，主要负责太子的生活，有时也帮他处理马厩里的活儿。日子长了，冒顿几人也得到专门负责月氏王宝马的养护人的信任，也会帮那人照看一下宝驹。作为太子的冒顿，虽然对马并不陌生，却无养马经验。起初他从背柴老人那里得到一些有关养马的知识，后来取得为月氏王养护宝马的养护人的信任，在其指导下，冒顿终于成了一名合格的养马人。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冒顿到月氏为人质，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他在养马的过程中，长成一个体魄强健的青年。他高大英俊，反应灵敏，很得月氏人欣赏。三年过去了，他非常想念新婚妻子以及家乡其他亲人，便向月氏王提出暂回匈奴省亲的请求。他的请求没有被许可，但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最先听说冒顿要求省亲的月氏大臣，向月氏王反映此事。

月氏王有些顾虑，反问这位大臣：“冒顿如果一去不回，怎么办？”

“大王担心得有理，冒顿回去便是放虎归山。”大臣凑近一步说，“我倒是有个主意。冒顿虽说在匈奴完婚，但在月氏是一条光棍。不妨给他一个老婆，他就不会想家了。这样可以等到头曼单于死后，再放他回去继承王位，到那时他是月氏国的女婿，还怕匈奴不服我们？”

月氏王被大臣说得捋着胡子笑了：“是个好主意。我看你的女儿年龄倒挺合适，怎么样？”

大臣也笑一笑，说：“就依大王的主见吧。”

就这样冒顿省亲的要求没能实现，他却无意中成了月氏国的上门女婿。

冒顿质于月氏，其实是个阴谋，始作俑者就是小阏氏。这个

女人通过枕头风和自己的魅力,终于说服头曼单于,先将冒顿质于月氏,等待时机,然后再攻打月氏,到那时,难道月氏人会饶过冒顿?不杀了他才怪呢!这个阴谋当然得到胡延氏骨都侯的认可了。

当头曼单于在处理国事的中心大帐,宣布太子质于月氏国的决定时,须卜氏副骨都侯提出了质疑。头曼单于做了如此解释:

“我们和秦国的战事虽然消停了好几年,但匈奴所受的重创没有复原。我们需要安抚西边比我们强大的月氏人,所以我决定让冒顿到月氏做人质,也是为了国家着想。就这么办,不必多说了。”

单于说得有道理,大臣、王爷们表示支持或默许。当初须卜氏副骨都侯也是如此说服自己家人和女儿的。

其实在冒顿的身上,关系到胡延氏骨都侯和须卜氏副骨都侯这两个家族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冒顿娶了须卜氏家族的女儿,一旦冒顿继承王位,便是须卜氏的天下。如果除掉冒顿而让小阏氏的儿子继承王位,就是胡延氏家族的天下,因为小阏氏本是这个家族的女儿。须卜氏副骨都侯家族,以及冒顿本人,哪里知晓此中的阴毒陷阱呢。

蒙在鼓里的冒顿太子,在月氏国度过了五年时光,他有了一个两岁的小儿子和温暖的家,日子过得还算舒服。然而对家乡亲人以及须卜斯兰的怀念,总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年秋天的一天,月氏王宝马的养护人,急慌慌找到冒顿,将他拉到无人的马厩,告诉他一个惊天消息:“匈奴大军已经打到月氏边境啦!这是为什么?”

冒顿无法回答。他赶紧找到背柴老人和侍从,说了这件事。二人认为这有可能伤及到他,需要躲一躲才好。冒顿的月氏妻

子比他更着急,征得冒顿的同意后,她将两岁的儿子裹在背上,上马去见她的父亲商议,她想知道假如匈奴攻打月氏是事实,如何才能营救自己夫婿。

背柴老人疑惑地说:“单于明知太子在这里,怎么会攻打月氏呢?这不是陷太子于危难中吗?不,太子你得赶快离开这儿!”

背柴老人的话陡然提醒了冒顿,他迅速看了老人一眼说:“你说得对。龙城可能有人要置我于死地。老人家,你能不能去把月氏王的宝马弄出来?”

老人急忙说:“我这就去!”他拉着侍从走了。

冒顿往一只皮囊中装了些乳酪,又包裹几块干肉等,收拾出逃的东西。

再说冒顿的月氏妻,她在路上正遇到父亲带着随从往这边赶来。她截住父亲问:“父亲,是匈奴人要攻打我们吗?”

她的父亲说:“女儿,大王正在调集兵力,指示我将冒顿抓起来。你先回母亲那里去吧。”

“这是为什么?匈奴大王知道太子在我们这里,怎么能出兵攻打月氏?”女儿急问。

父亲说:“匈奴此举不合常理,必有缘由。显然是要将冒顿置于死地呀!你赶快走吧,不多说了!”他说完与随从们催马而走,去捉拿冒顿。

冒顿的月氏妻,冲她父亲背影喊道:“父亲,你不能伤害冒顿……”

背柴老人与侍从来到宝马养护人的马厩,趁其不防将他杀死,牵出宝马。侍从又从被他们养护的马中也牵出两匹来,迅速回到冒顿这儿。老人催促冒顿与侍从赶紧上马。冒顿与侍从跳上马,让老人也上马。背柴老人却说:

“太子,快走吧!莫管我。”他朝冒顿骑的千里驹屁股上猛拍